

信仰与革命

李鹏程 著

人民出版社

信仰与革命

——对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精神
世俗化历史的理论考察

李鹏程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革命：对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精神

世俗化历史的理论考察/李鹏程 著

XINYANGYU GEMIN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

ISBN 7-01-001794-8

I 信

I 李

II 思想史—德国—近代

IV B 516.3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375

字数：272千字 印数：0—1,000册

定价：8.00元

序

李鹏程同志的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经过几年的耽搁终于问世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认为，这样一部不是哗众取宠赶浪潮、而是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专著，自有其内在的持久的学术价值。这种基础理论研究确实产生不了多少经济效益，可是也不像那些追逐一时轰动效应的作品那样经不起时间的磨损。在一片“下海”声中尚未丧失理论兴趣的读者，会从本书中有所获益并对它作出应有的评价。

本书的题材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是关于德国哲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专题、即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宗教观发展的研究。但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却不限于弄清这段历史或阐明宗教观的变化，而主要地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诞生以及一个国家在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经过的精神历程，因此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当时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宗教和政治，而由于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在宗教的领域内展开，这种斗争在实质上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因此，表面上看来颇为抽象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却有着十分现实的内容，实际上是关系到德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之争。研究这段历史，在我们今天也仍然能得到有益的启迪。

首先，它启示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必须转变观念，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思想障碍，从陈腐教

条的桎梏下挣脱出来。由于各国历史条件的不同，这种观念的转换在不同的国家里也往往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但大致上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像德国那样当时在经济上落后、封建主义包袱特别沉重的国家，观念转变的过程就尤其显得漫长而痛苦。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繁荣和终结，最后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德国人通过这样迂回曲折的崎岖道路终于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了人间，为建立近代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昂首阔步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之林。没有这样的精神建设，要实现国家的近代化是很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有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的无私的献身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产生出马丁·路德、莱辛、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那样一批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杰出思想家，他们是德意志民族真正的骄傲。如果抛弃崇高的精神追求，对探索真理抱犬儒主义的冷漠态度，而把赵公元帅奉为崇拜对象，那就只能制造出一大批低级趣味的庸人，而决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的民族和近代化的国家。

其次，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正确对待先驱们留下的思想遗产。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确实代表着当时哲学思维发展的高峰，曾一度在德国思想界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黑格尔自以为在他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终于认识了自己，达到了对真理的绝对的把握。他的某些门徒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黑格尔是不可逾越的顶峰，在《黑格尔逝世讣告》中公开宣称，在黑格尔那里哲学业已“完成了它的圆圈”，以后只要依据黑格尔所建立的方法和原则去对材料进行思想加工就行了。那些以“正统”自居的所谓“老年黑格尔派”墨守老师的教导，把黑格尔体系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正如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洛维特所指出，老年黑格尔派虽然“逐字逐句保存了黑格尔哲学”，然而“对19世纪的历史运动来说，他们却毫无意义”。相反，被目为叛

经离道的“青年黑格尔派”，则不受黑格尔的体系和结论的约束，大胆地冲破黑格尔本人设置的界限，按他们所理解的黑格尔的原则的精神去变革现实。由于他们的理论活动，不仅基督教以至一般宗教的基础，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而且最后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扫清了道路。显然，真正推动人类思想发展和历史前进的并不是那些故步自封、死抱住教条不放的正统派，而是那些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思想勇士。我们不是应该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吗？

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克罗齐写过一本书，叫做《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这本书的标题并不错，作者的错误在于没有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活东西和死东西。一般说来，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或者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可以一分为二的。他们的学说中既有僵死的、过时的、应该予以扬弃的东西，也有活生生的、依然富有生命力的、应该加以保存和发展的东西。在时间的长河中，一切都要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有的东西被无情地淘汰了，有的东西则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一个研究者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把它们分辨清楚，努力寻找和发掘那些真正促进人类思维前进运动的东西。

这次重读李鹏程同志的著作，拉拉杂杂地谈了这些读后的感想。是为序。

汝信

1993年8月

绪 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黑格尔的宗教观、老年黑格尔派的宗教观、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及其理论创造以及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新世界观的形成。本书力图通过对上述研究对象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历史的和理论的考察达到下述目的：

一、阐明从黑格尔学说到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这段时间德意志精神发展的基本脉络；

二、探讨黑格尔体系没落的原因；

三、说明黑格尔学派在这段思想史发展中的意义和作用；

四、揭示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真实思想史条件和必然性；

五、通过对思想史发展的这一具体阶段的研究，总结在伟大思想家的体系及其学派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中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本书论题的意义在于：

一、我国学术界前辈和专家们对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作了深入的、详细的研究，也为研究他们二者的关系及从前者到后者的思想史发展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设想。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史、哲学史过程的研究，与对他们两个人的研究相比，还较为薄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书就是力图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根据他们的思路和设想，继续对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史、哲学史

进行一个侧面的、较为深入的研究，为实现学术界前辈的愿望和促进这一课题的发展作出努力；

二、本书力图以宗教观的演变来研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史的发展过程，这种研究路径在国内尚属初次尝试。这样作的理由是：我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这段思想史，是从启蒙运动甚至宗教改革以来德意志精神世俗化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黑格尔学说体系的解体，主要是由于他的宗教观的二元性引起的，老年黑格尔学派以宗教问题研究和争论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而青年黑格尔派正是在宗教争论中崛起，并以宗教批判的斗争使德意志精神实现了彻底世俗化的转变。

三、本书力图从黑格尔的宗教观的演变及其内在矛盾，考察黑格尔体系的没落，以此来加入正在形成的国内研究黑格尔宗教哲学的行列。

四、本书力图通过宗教观这个侧面，阐述关于老年黑格尔派的某些观点和材料，可以说是为国内学术界将来开展这方面的系统研究预先作些准备。

五、本书在阐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形成所依赖的德国思想前提条件时，修正了过去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传统方法，而把它详尽化和具体化，即把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看作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全面性和总体性影响的社会思潮，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

六、我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与社会物质生产的历史进步具有同样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自然必然性的规律，发达国家的道路是不发达国家的必经之途，因而，研究德意志精神世俗化的历史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我国学术理论界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我们全民族社会意识现代化的实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黑格尔、黑格尔学派成员(包括老年黑格尔派成员和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以及马克思的宗教观和与此问题密切相关的他们的理论建树。本书力图把上述研究对象的关系作为一个哲学史过程来描述,并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描述,阐明德意志19世纪上半叶哲学思想世俗化的趋势在黑格尔学派兴衰的具体历史进展中的表现。

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德意志近代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精神发展,通过一条历史的道路在黑格尔那里把所有过去隐约地或明确地提出的、但未解决的理论问题集中化和彻底化了,在黑格尔学说体系中把几百年来一直发展、并不断增强着的思想矛盾和冲突在实质上压缩到了高度对抗的程度(虽然是以和解和调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随后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产生了一个总爆发,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有力地敲响了德意志信仰时代的丧钟。马克思正是通过他天才的意识形态批判,清理了这个硝烟弥漫、断垣残壁的精神战场,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俗发展开拓了一条振奋人心的现代历史道路。

在欧洲历史上,德意志并不总是一个率先思想和率先行动的民族,但是近代欧洲社会的一切精神事物都在这个民族善于沉思的禀赋中被深刻化和理论化,它为人提供了许多既深刻又系统的思想成果,人类近代精神领域的变革在它那里因而也是最鲜明、最具体、最复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意识形态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7,8)。应该说,人类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具有类似的规律。它也总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它的自然历史性质和必然性。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必然性:作

为德意志精神所体现出来的近代人类思想发展的最杰出的成果，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汲取的精神财富。然而，思想进步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即使人们理解了它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它，但也不能超越和取消它，只不过能够减少发展中的痛苦、压缩时间进程。我们只有理解德意志思想史所显示的精神发展的历史阶段，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推动我们的民族精神走自己应该走、并必然走的道路，才能实现全民族思想的现代化，才能现实生活中全面地达到马克思所要求达到的思想水平。

为此目的，按理来说，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德意志以至整个欧洲的近代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这是一项虽然十分艰巨浩繁然而十分必要的学术工程。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民族也应该有气魄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任务。这篇论文只能为这一伟大的总体任务的实现作一个部分性的探索，即研究19世纪前半叶德意志精神发展的主干脉络——宗教哲学的演变。恩格斯在阐述19世纪40年代德国思想的特点时曾说：“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29，4，216—217）。我觉得这不但是40年代的特点，而且是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思想界的一般特点。因为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前导，而在当时的德意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基本上还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宗教思想观念，即使是有新内容的思想观念，也必须以宗教思想的形式出现。所以，从德国启蒙运动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末期，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们大都是在宗教思想的阵地上进行工作和斗争的，而30年代末青年黑格尔派才开始了公开的反宗教的斗争，明确地高举起了彻底世俗化的旗帜，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世俗的（即直接地关于人、社会和历史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也正是在对这些理论学说进行批判扬弃

的过程中创建自己的理论的。可见，研究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宗教领域的哲学思想斗争，并非单纯是一个宗教哲学的问题，而实质上就是哲学问题。应该认为，如果不研究当时的思想在宗教领域内的斗争和发展，不研究它们如何突破宗教领域而世俗化，以及这个世俗化的后果，也就很难理解当时的德意志思想史和哲学史，从而也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就很难从历史总体性的连贯性中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它的历史地位。本书也正是力图从对当时的思想家们的宗教观的演变和斗争的研究中为理解当时的思想史和哲学史提供一个线索和一些个人的看法。

说明：本书中引文的注解，以括号内加数字的方式标出。括号内第一个数字表示著作名称编号，即附录《参考著作目录》中的编号。括号中数字的意义是：（著作名称，卷数，页数）或（著作名称，页数）。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标为（28，3，16）。

目 录

序	汝信 (1)
绪言	(1)
导论	(1)
1 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2)
2 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思想气氛	(8)
3 莱辛和康德	(13)
4 歌德和魏玛诸杰	(19)
5 雅可比、费希特、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尔	(25)
第一章 黑格尔的宗教观	(33)
第一节 青年黑格尔的宗教观及其演变	(36)
第二节 《精神现象学》中的宗教观	(55)
第三节 黑格尔晚年的宗教哲学观念	(74)
第二章 老年黑格尔派的宗教观	(92)
第一节 老年黑格尔派的历史	(98)
第二节 严守黑格尔体系、坚持宗教与哲学同一论的人物	(111)
第三节 强调思辨的中介的人物	(127)
第四节 两个极端：神学保守派和传统教义突破派	(147)
第三章 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及其后果	(167)
第一节 施特劳斯的圣经批判的基督学	(172)
第二节 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和自我意识哲学	(190)
第三节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人本主义	(208)

第四节	卢格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宗教观以及 他的政治批判.....	(229)
第五节	施蒂纳对宗教的批判和他的绝对利己主义.....	(245)
	附：卡尔·施米特的个体论.....	(245)
第四章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德意志 精神突破宗教束缚后的最高成就.....	(267)
第一节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	(271)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	(284)
第三节	德意志精神世俗化的最高成就——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的形成.....	(301)
总结		(319)
参考著作目录		(337)
出版后记		(351)

导 论

黑格尔时代的德意志宗教思想史的前提和概况

导论阐述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特别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德意志主要思想家和社会思潮的宗教观以及与宗教观发展有关的历史背景。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德意志精神世俗化的开端，17世纪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的勃兰登堡为宗教宽容开了先例，托马修斯、莱布尼茨及沃尔夫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分别以自己的理论推动了精神世俗化的进程；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是在神学体系中第一次表述的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人格独立的理论。

启蒙运动作为德意志市民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等邦国实行的“开明专制”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思想文化政策为政治前提。这种时代气氛使教会内部出现反罗马思潮和务俗行动以至无神论思想；使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这些方向迥然不同的思潮得以产生，它们也对宗教思想的演变发生重要影响。

莱辛宗教观的主要内容是信仰自由、宗教教派和解论和对宗教的道德功能的强调；康德系统地论述了道德理性宗教的思想。他们两人对青年黑格尔的宗教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维兰德强调人格独立、否定宗教的思想，歌德的反基督教思

想以及三教合一论、赫尔德的泛神论和古希腊民主宗教论、席勒的反基督教的古典精神和审美教育论,以其丰富的、有特色的宗教立场和思想文化立场,为黑格尔时代的思想家们提供了推进世俗化的宝贵思想资料。

书中简述了他们的宗教观点,并指出了黑格尔的宗教观与他们的关系。

人们都知道,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前提的基础上、在现实的思想环境中进行的。因而,要想站在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高度理解从黑格尔的宗教观到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发展,首先了解这种发展在德意志思想史上的先决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1. 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先驱者

把黑格尔及其学派的宗教观的历史前提追溯到马丁·路德,似乎过于遥远,然而,这种回溯是有其理由的,这不只是因为思想史上思想联系的逻辑连贯性常常并不是与时间密度同样匀称,更重要的是因为:马丁·路德是德意志精神在宗教领域内的世俗化运动的起点,而黑格尔是这一运动的理论终点。黑格尔的宗教观作为宗教界限以内的世俗化发展的最完备的理论形态,其年轮的核心点正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16世纪由马丁·路德所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德意志民族精神近代化的先导。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继承了14世纪英国人威克利夫(J·Wiclif或Wycliff,约1330—1384)和15世纪捷克人胡斯(J·Hus,1372(73?)—1415)对日渐衰败的基督教会的理论批判的思想,以自己民族所特有的历史事件为导因,点燃了德意志土

地上反对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烈火。路德对基督教教义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依据他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路德教派。从而德意志土地上形成了新教集团和天主教集团的宗教对立和政治对立。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全帝国确立的“谁的疆土就信谁的宗教”（*cujus regio, ejus religio*）的原则结束了欧洲历史上、当然也是德意志历史上罗马教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了宗教信仰二元化以至多元化的进程。

路德所掀起的宗教改革突破了罗马天主教的传统教义而给德意志精神确立了新的原则，这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教否定了圣传原则，打破了教会神职人员对《圣经》解释的垄断权，宣布了任何教徒个人阅读和亲自理解《圣经》的权利；

新教否定了教会机构的最高权威，宣布了《圣经》的最高权威，从而摧毁了教会在世俗利益方面任意对教徒进行各种剥削和压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新教否定了传统的、大量的繁琐神功活动和大部分形式礼仪，尤其否定了以财产贡献消除罪孽的搜刮制度，而提倡以精神信仰为基督教的根本内容；

新教否定了僧侣作为人与神或圣徒之间的中介的必然性，从而否定了祈祷仪式，而创建了人与上帝直接交往的理论，使德行成为评价教徒的基本标准，这等于宣布废除了整个僧侣等级的特殊社会地位，同时导致了“普遍祭司”原则，形成宗教社团民主化的萌芽。

纵观新教思想的成就可以看出，虽然新教仍然重启示、重信仰，但在“如何获得启示”和“如何信仰”的问题上则反对教会机构的宗教统治，反对教会以上帝的名义对大众的精神愚弄，而倡导人在宗教活动中的自主性原则（虽然其中仍然包含着人对自身的自我愚弄）；对宗教活动所作的注重个人信仰的解释，虽然并不直接

地、但必然地导致个人主动的精神活动意识的萌芽，这逻辑地通向人独立思考和人格独立的道路。只有在这些意义上，宗教改革才成为理性时代的历史前提。其后德意志思想对于主体精神的强调，对于思想在人个体中的内在性的研究兴趣，都可以说是源于马丁·路德的新教学说的。在宗教信仰中对主体性的强调和重视，经过漫长的思想史发展道路之后，必然导致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三十年战争以后，在德意志形成了路德教、加尔文教和耶稣会三派共存的局面。在路德教内部，在形成新教经院派的同时，作为对新的经院教条主义的反对，虔信派运动在17世纪下半叶迅速发展，把路德的信仰唯上主义推向极端。它摒弃并反对宗教活动中的一切外在于人的心灵的活动形式和组织形式，力图建立一个没有组织、没有仪式、没有教士的“精神教会”社团，以代替尘世的有形的教会机构。以斯彭那(P·J·Spener, 1635—1705)和弗兰克(A·Francke, 1663—1727)为首的这一运动因它倡导火的热情、虔诚的信仰和积极谋求公众福利而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在饱经战乱而渴望幸福的大众的有创伤的心灵里，激起了神秘主义的狂热。这可以说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较早的一个源头。浪漫主义在其发展中导致了后来施莱尔马赫尔的情感宗教的产生。而这种宗教观是黑格尔的思辨理性的宗教观的对立物。

17世纪是欧洲建立近代自然科学的世纪，是理性确立的世纪。三十年战争后，经验科学和理性之风也逐渐吹进了德意志。在由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1620—1688)大选侯进行经济上和行政上改革的勃兰登堡，实行了宗教宽容政策。威廉本人信仰加尔文教，但他允许老百姓信仰路德教，并给予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一位论派教徒等不同信仰的人以宗教自由。1685年11月，这位大选侯以他的宽宏大量收留了因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